

朱维坚 著

黑白道·终结篇

公安部金盾文学奖得主最新力作

黑白道 沉默

作家出版社

朱维坚 著

黑白道·终结篇

公安部金盾文学奖得主最新力作

黑白道 沉 默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白道终结篇：沉默/朱维坚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1

ISBN 978 - 7 - 5063 - 4449 - 4

I. 黑… II. 朱…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4787 号

黑白道终结篇：沉默

作者：朱维坚

责任编辑：王宝生 苏红雨

装帧设计：张晓光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125

电话传真：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北京京北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48 × 214

字数：400 千

印张：13

插页：2

印数：001 - 12000

版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449 - 4

定价：25.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本书内容可能会使读者感到震惊并怀疑它的真实性,但是,它却取材于真实的生活,真实的生活远远超出作家的想象力。

朱维坚

目录

引子 噩梦再现	1
第一章 神秘的黑巷	5
第二章 死者的背后	31
第三章 晕眩	50
第四章 死者的来路	70
第五章 敌中无我,我中有敌	89
第六章 首选目标	109
第七章 迷屋	134
第八章 我是耿凤臣	155
第九章 在奉春,再找不到比他可靠的警察了	171
第十章 专案组长	188

第十一章	是梦吗？	205
第十二章	监控和保护	228
第十三章	不寒而栗	246
第十四章	突变	266
第十五章	凶手和战友	290
第十六章	致命失误	317
第十七章	新情况出现了	339
第十八章	打印机	354
第十九章	真相和真情	374
第二十章	血染黎明	392
尾 声		410

引子 噩梦再现

我来过这里，一定来过……

当李斌良的目光看到前面的小巷口时，心“咯噔”一下，和脚步与呼吸一起停下来。

是的，我来过这里，一定来过，真的来过……

不可能，你此前从没来过奉春，调任奉春公安局春城分局局长仅十天，除了去过一趟市局一趟区委，几乎没出过公安局大楼，怎么会来过这里？

既然没来过这里，为什么眼前的情景如此的熟悉？瞧，这深沉的夜色，这僻静的街道，这幽暗的光线，这令人恐惧的小巷口，还有巷口那眨着诡异目光的路灯……

对了，有人说，如果一个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却感觉曾经来过，那就是他前世在这里生活过。这种感觉叫前世感……

一阵恐惧的凉意从后背酥酥爬上来，但是，马上被李斌良驱走了。

不可能，什么前世感，这不是现实的理由……

现实的理由又是什么？或者，是做梦，噩梦，梦魇……

李斌良摇摇头，努力镇定下来，还使劲掐了自己一下。儿时听人说过，梦魇中，人受到伤害是不疼的，要想知道是不是做梦，掐一下自己就知道了。

他感到很疼。

这就是说，这不是梦。

不是梦，就是现实，既然是现实，自己就从来没来过这里，而从没来过这里却感到曾经来过这里，那一定是因为这里的环境、气氛和你经历过的某个环境相似……对呀，瞧，这街道、建筑、小巷、路灯，你呆过多年的江泉不也比比皆是吗？

对，是这样，一定是这样……

不，不对。

环境可以相似,可是,感觉呢?这种特殊的感觉呢?这种你曾经经历过,极力忘却而又无法忘却的感觉呢?

李斌良身心又是一悚,浑身的汗毛孔都多了起来。

那种感觉……惊恐、不安、不祥,还有死亡的挑战……

感觉是无法一一具体描述的,但是,李斌良的记忆却非常清晰,每当这种感觉来临,他都会陷身于巨大的危险中,也正是这种感觉,不止一次地救过他的命……

现在,它又来了,就在此时此刻,在你身边,在前面的小巷中。

不行,不能再往前走了,赶快离开,回局里;或者,马上给 110 打电话,调几个人过来……

不,不能这样做。

你必须往前走,走进这条小巷。

李斌良悲哀地发现,自己别无选择。不管小巷里边潜伏着什么,有什么等待着自己,自己都必须在这寂静的黑夜里,一个人走进去。

因为,他是公安局长,刚刚调任奉春市春城区公安分局的局长。他不能对 110 说,自己在赴一个神秘约会,忽然产生一种特殊的感觉,需要急调几个刑警过来,荷枪实弹,和自己一起走进前面的小巷。

何况,约见的对方说过,如果自己这样做,就永远也不会见到他了。

因此,他不能这样做,他必须一个人面对即将发生的一切。

李斌良深深地吸了口气,竭力平静下来,准备向前走去。

这时,一个脚步声在身后响起。

李斌良急忙转过身。

一个穿着风衣的男子走过来,因为是早春时节,乍暖还寒,所以,他瑟缩着身子,衣领遮住了下半个脸部,再加上光线较暗,看不清他的面孔。

他不慌不忙地走过来……

会不会是他?约见自己的人……

可是,来人只是随意地瞥了他一眼,就从他身旁不远处走过去。

不是他。

可是,半夜三更,这个人出现在这里干什么?

有点儿可疑。

李斌良想拦住他问一下,可又没什么理由。稍一犹豫,来人就迈着小步的步伐从他身边走过,渐渐远去了,消失了。

李斌良只好收回目光,迈步向前走去,走向小巷口。

走进小巷口,李斌良又停下脚步,向前看去。

如果说外边的街道是光线幽暗的话，小巷内则只能用黑暗来形容了。因为，小巷里没有一点灯光，越往深处越黑暗，什么也看不清楚。

这样的情景，使那种感觉更加强烈了。

这时，李斌良忽然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产生那种感觉。

它来自于记忆深处，来自于七年前，来自于自己的经历，来自于生活和工作过的江泉。在七年前的那起案件中，自己曾数次在夜色中走过这样的小巷，曾经遭受过亡命杀手的埋伏，曾经面对过闪着死光的尖刀和子弹。当时，是那种感觉及时提醒了自己，在千钧一发时化险为夷，与死亡擦肩而过。

难道，当年的一幕又要重演？

否则，为什么这种感觉如此的强烈？

不，不能再往前走了。你已经不是血气方刚的毛头小伙子，你也不是一个普通的警察，你已经是快四十岁的人了，你是一个公安局长。你不能意气用事，莽撞绝不是勇敢，谨慎也不是胆怯。所以，你应该马上转过身，离开这个小巷，这个弥漫着强烈的不祥感觉的小巷……

李斌良转过身，却怎么也拔不起腿来。

内心深处，一个声音在对他冷笑着。

“李斌良你怕了？你想逃避？你这个胆小鬼，就你这样配当公安局长吗？”

在听到内心这种声音的同时，李斌良还感到，一双眼睛正在附近的黑暗中看着自己，他就是那个约见自己的人，他好像在观察着自己如何反应，是退是进，是一个有骨气、有胆量的男子汉，还是胆小鬼。

所以，你绝不能离去，你必须面对这个小巷，面对这个黑夜，面对黑暗中潜伏的一切，这是你的宿命，你别无选择。

李斌良心一横，拔出手枪，打开保险，再把它放回怀里，义无反顾地大步向前走去。

小巷，用黑暗和沉默迎接他。

小巷深处，黑暗越发浓重。

李斌良再次停住脚步。

这次，不是因为胆怯，而是因为已经到了约定的地点。这里，已经是小巷最深处，对方应该出现了。

李斌良凝神倾听，没有一点儿动静。

他睁大眼睛四顾，迎接日光的只是憧憧黑影，什么也看不清楚。乍看上去，哪个都像是人影，哪里都像隐藏着人，又哪儿也不能肯定，一切显得诡异而又恐怖。

按照约定，对方应该在这儿等自己。可是，为什么没有一点儿动静？

李斌良咳嗽了一声，希望得到回应。可是，没有任何回应。

然而，李斌良却感觉到，附近确实有人，有一双眼睛在窥视着自己，这是怎么回事？

那种感觉更强烈了，不安、不祥……

李斌良再次想起七年前，想起当年经过的小巷，当年受到的袭击。真的，眼前的一切太像了，好像时间和生命凝固在那，没有任何变化……

难道，那次经历真的要重演。

李斌良不再等待，他拿出手机，找到刚刚通过话的号码，按了一下重拨，放到耳边。

很快，手机接通的铃声正常响了起来，他松了口气，等待着对方接起。

一声，两声，三声……没人接听。

怎么回事？他为什么不接？他到底想干什么……

更加不祥的感觉从心头生起，李斌良把手机从耳旁移开，注意倾听着附近的动静。

他似乎听到了某种声音。

是的，是有声音，声音就在前面，非常轻微，低哑，时断时续，不注意根本听不到，和手机中接通的声音似乎有某种呼应……

李斌良一惊，迅速明白了怎么回事：那是对方手机接通的铃声，他把它调到了振动上，因此，才发出这种暗哑的声音……

他一定就在附近，就藏在附近。

李斌良仔细倾听，向声音的发出处寻觅着。

前面，贴着墙根处，隐隐现出一个黑影，呈现着人体的轮廓。对，那是一个人，他正蜷缩在黑暗中窥视自己，声音就是从那里发出的。李斌良把手枪指向人影，一点一点小心向前凑近。

李斌良：“你是谁，想干什么……”

话音未落，李斌良忽觉脊背发凉，顿时知道坏事了，他想扭头，可是，还没等他动作，一件冰凉坚硬的钝器已经沉重地砸到他的后脑上，一阵剧烈的疼痛和晕眩同时将他击倒在地。

感觉应验了，可是，它并没有帮你躲过这次劫难。

这次，它带给你的是什么？难道，是死神？

万万没想到，身为公安局长的你，会这样死在自己的辖区。明天，这个消息将会震动全城……

只是，你已经没有明天了，你马上就要死了……

李斌良的意识进行到这里，就完全消失了。

第一章 神秘的黑巷

1

又是一道黑巷，一道绵长而柔软的黑巷。除了柔软和黑暗，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感受不到，既无恐惧，也无不安，心情就如一片云、一汪水、一股清风，在一种看不见的巨大而又柔软的力量推动下，宁静地向前飘游着。至于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哪里，自己要去哪里，他根本没有考虑，也无需考虑。他只知道，有一个终极目标在等着自己，自己必须去向那里。于是，他任这种柔软力量的驱使，向前飘游而去……

渐渐地，前面出现了隐隐的亮光，巷道的方向也渐渐改变，亮光渐渐变得不是在前面，而是在上方，巷道也不再向前延伸，而是变成了由下向上。此时，他就好像一朵棉絮，从黑暗的井底向上飘去。远远的上方，现出明亮的天光，啊，那里一定非常非常美好。李斌良仰起脸，急切地向上看去，希望快一点飘到那美好安宁之处。

上方的出口越来越近了，两个人的面孔在那里出现了，他们俯身向下看着他，等待着他，目光充满了喜悦期盼，充满了慈祥悲悯。天哪，那不是爸和妈吗？爸，妈，你们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儿子来了……

父母听到了他心底的呼声，他们慈爱地笑着，向他伸出了迎接的手臂，幸福的泪水从心底生出，李斌良下意识地同样伸出双手，伸向父母……

就在这一瞬间，一道亮光在心头闪过。

父亲和母亲不是已经死了吗？

对呀，他们早已经去世了，怎么会……难道，自己也死了，来到了他们的世界……不……

不，我不能死，不能死，我还有事要办，还有事没办完……爸，妈，原谅我，我现在还不能见你们，不能和你们会合，我还要活下去，我还有事要办，

爸,妈,我要回去……

李斌良对父母呼叫着,可是,他叫不出声,更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他只能用心来呼唤,他清晰地感觉到父母听见了,他们伸出的手臂变成了告别的手势。于是,李斌良的身子不再向上升去,而是向下沉去,向回退去,又退回了那柔软的黑巷,退向相反的方向。李斌良知道,自己要回到来时的那个地方,那里虽然远不像父母那里宁静、安详,而是相反,充满了喧嚣、痛苦,可是,自己必须回去……

渐渐地,又有亮光在远处出现了,亮光越来越近,越来越亮,越来越白,白亮得越来越刺眼。李斌良知道,不能再被动地等待了,你既然选择了归来,那么,今后的一切,就都取决于你自己了。

于是,他猛地睁开眼睛。

于是,他看到了自己必须回来的世界,一个和刚才那柔软的黑巷对比起来坚硬而白亮的世界。

真的又白又亮,白色的天花板,白色的房间,白色的被子和床单,从窗子射进来的刺目白光……

这是什么地方?

我怎么会在这里?

我是谁……

“李局长,你醒了?”

一个亲切而惊讶的女声在耳畔响起,随之眼前出现一个漂亮女人的面孔,她正大睁着惊讶的眼睛望着他。她说什么?李局长……是叫我吗?我姓李,是局长?那么,她又是谁?这里是什么地方,她守在自己身边干什么?

“李局长,认出我了吗?”

李斌良盯着女人:大约三十几岁的年纪,白净细嫩的面庞,一双深幽明亮的大眼睛,还有一股特别好闻的香气从她的身上飘过来……她是谁呢?

女人:“李局长,我是黄淼,你想不起来了?”

黄淼?黄淼又是谁?她和自己是什么关系……

女人:“李局,怎么,你认不出我了?我是黄淼,是政治处主任,难道你……”

女人中断了询问,扭身离开,向门口跑去,带着惊慌的声音向外边叫着:“政委,何政委,快来,李局长醒过来了,他好像不认识我了……”

女人的呼声中,李斌良好像听到从遥远的天边传来一阵锣鼓铙钹的齐鸣,随之,意识像水一样从心底、从大脑深处复苏了,并迅速浸润着他的全部身心。

黄森……政委，何政委……李局长，我姓李，对，我是李斌良。我是公安局长，我……

慌乱的脚步声从门外奔进来，黄森带着一个五十出头、身材瘦瘦的男子奔进来。男子身着警服，肩头上两杠三星的警衔很是醒目，不是政委何世中是谁？

何世中：“李局长，你醒了？你认识我吗？我是老何啊……”

女人：“是何政委，李局长，你还记得吗？”

李斌良：“记得，你……是何政委，你……是黄主任，我……是李斌良，”

何政委和黄森对视一眼，同时大声回答起来。

“是啊是啊，李局长，你想起来了？”

“李局长，你刚才可把我吓坏了，我还以为你失忆了呢！”

李斌良：“这里是什么地方？我怎么在这里？”

何政委和黄森又迅速地对视一眼。

黄森：“李局长，你看不出来吗？这里是医院，是病房，你受伤了，昏迷过去了，被发现后送来这里！”

什么……

我受伤了？昏迷过去了？我怎么受的伤？怎么会昏迷过去，怎么会……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李斌良焦急地欠身欲起，突然，一阵剧痛猛烈地在后脑爆发开来，也一下子把他的记忆闸门冲开了，昨天夜里的一切顿时都涌现在眼前：那个似曾相识的街道，那个黑暗诡异的小巷，那次神秘的约会，那个来自背后的突然袭击，那个巨大的疼痛和随之而来的昏迷……

两个剧痛连接起来，李斌良的记忆也就一下衔接起来，迅速全面地恢复了。

李斌良猛地坐起来：“快，快走！”

何世中：“李局长，你干什么去？”

黄森：“是啊，你身上有伤，不能离开医院！”

李斌良：“不，如果我记忆正常的话，我现在是奉春市春城区公安分局局长，我必须马上回到工作岗位上去！”

李斌良说着，从床上挣扎着下来，可是，一阵晕眩猛然袭来，他身子摇晃了一下，还是何世中及时搀扶住，才没有摔倒。

何世中：“李局长，不行，你现在不能出院！”

黄森：“对，医生说了，即使你醒过来，也需要住院观察一段时间！”

李斌良：“不行，我必须……出院，必须……”

何世中：“不行，李局长，你看你，现在满脑袋绷带，这个样子怎么出去呀！”

李斌良：“你们不要说了，我能挺住，这种时候，我不能躺在医院里。对，你们帮我一下……”

半个小时后，李斌良终于摇晃着身子，在何政委和黄森陪同下走出医院，上了一辆警车，向春城区公安分局大楼驶去。

2

李斌良飘飘忽忽，觉得自己不是在坐车，而是在乘船或飞机。

政委何世中和司机坐在前排，李斌良和黄森坐在后排，李斌良在倒视镜中看到了自己的样子。也许是因为晕眩，也许是车不平稳所致，镜子里的影像模糊而破碎，他看到的是一张陌生的男子面孔，一张晦气的脸，一个戴着大号导演帽的男子。不知它是何政委从哪儿买来的，说是为了遮盖头上的绷带，扣到了自己头上。这一切，几乎把自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为了克制晕眩，李斌良把目光望向窗外，却觉得满眼一片迷离，车辆、行人都显得不那么稳定，不那么完整，都好像既近又遥远。瞧，街道旁那个巨幅广告上的男子，那么高大的身材，看上去也在不停地晃动，好像飘浮在云端里……

一阵恶心袭来。不行，不能往外看了。

李斌良收回目光，恰在这时车子晃动了一下，他在倒视镜中看到自己身边有一只别人的手臂，同时，也有一种特殊的暗香袭来，让本来就晕眩不已的大脑更觉晕眩。他知道，这是黄森，她紧紧地靠在他身旁，高高伸着手，为他擎着输液瓶。为了保持清醒，李斌良略略动了动身子，同她拉开一点儿距离。

“何政委，到底怎么回事？你们是怎么发现我的？什么时候发现的？”

何世中：“十多个小时了，天还没亮的时候，巡警们巡逻经过那个胡同，发现了情况，把你送进了医院。”

原来是这样。自己到任后，发现夜里市面上基本没有警察，就特别要求巡警大队每天夜里选择易发案路段进行巡逻，想不到刚刚实行，就发挥了作用，救了自己。

李斌良：“局里采取什么行动了？有什么发现没有？”

何世中：“刑警大队正在现场附近调查，目前还没有什么收获。”

黄森：“李局长，大家都盼着你快点儿醒来提供点儿什么呢。对了，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会半夜三更的去那儿？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李斌良没有回答，却突然发出命令：“快，去现场！”

“什么，李局长，你……”

“我说，去现场，快……”

是这儿吗？

警车停下来，李斌良在黄森、何世中和司机的搀扶下走出来，看着眼前的小巷口，只觉得它不停地晃动旋转，一时闹不清这里是不是自己遭受袭击的地方。

同样的环境，白天和黑夜的感觉是很不相同的，何况，现在他头晕目眩，胃里还一阵阵地恶心。

“李局长，你都看到了，就是这儿，行了，咱们回医院吧！”

李斌良不理睬黄森的劝止，挣扎着迈步向前走去。

何世中急忙走上来，和黄森一边一个架住他。

何世中：“李局长，你能挺住吗？咱们回去吧！”

“不，没事，我能顶住！”

李斌良说着，突然甩开二人，把手臂上的针头拔掉，向小巷内走去。还别说，虽然还晃悠悠的，但是并没有摔倒。

何世中和黄森对视一眼，都现出无奈的目光，随在李斌良身后，向小巷中走去。他们发现，李斌良虽然摇摇晃晃，却越走越快，渐渐把他们甩在后边，两人只好加快脚步紧跟。

3

“……少他妈跟我装，反正我搜过了，你要信不过，自己再搜一遍呗，来这套虚的干啥……”

小巷深处，一个人的斥骂声传过来。

李斌良停下脚步，竭力站稳身子，睁大眼睛，透过眼前的迷离，向前看去。

前面站着两个男子，一个三十出头年纪，身材粗壮，梳着很短的板寸，斥骂声是他对手机发出的。他的旁边，站着一个二十出头、看上去很年轻的着装民警。

李斌良又看向打手机的人，努力回忆着：面熟，肯定是警察，是刑警大队的，他是谁来着……

这时，打手机的男子放下手机，看到李斌良，急忙迎上来：“哎，你是谁，来这儿干什么……”

“我……我……”

男子：“快说，你他妈干什么的，到这儿来干什么……”

没等李斌良说话，旁边的青年民警急忙扯了他一把，然后向前一步，向李斌良敬礼：“李局长……”

青年民警敬礼后，不知说什么好了，放下手臂瞅着旁边的男子。

男子认出李斌良，顿时目瞪口呆。

“李……李局长，你……你怎么……来这儿了？”

李斌良：“你是……”

青年民警急忙地：“李局长，这是我们大案队的关队长，我是陈云亮。”

关伟……大案队长……啊，对对，想起来了，对，他还是英雄嘛……陈云亮，对，是大案队的，他哥哥牺牲了……对了，他们一定以为自己还昏迷在医院里，甚至能不能醒过来都很难说，万万没想到自己这个样子突然出现在面前，所以才没认出来并感到震惊。

李斌良：“关队长，你刚才在电话里骂谁？”

关伟：“这……李局长，我没骂人哪！”

李斌良：“怎么没有？我听得清清楚楚！”

“啊……是我们队里的，工作不认真，我说他们两句！”

没等李斌良再问，又一个人的声音传来。

“关伟，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李局长……”

来人看到李斌良，也目瞪口呆。

这是个四十来岁的男子，身材细高，一张灰突突的、不苟言笑的脸。此时，李斌良的头脑比刚才好使了一些，稍想了一下就认出，他是刑警大队长徐进安。

何世中和黄森也走过来，站到李斌良两边扶住他。

关伟：“这……李局长……你没事了……对了，李局长，昨天夜里到底怎么回事啊？你看到什么没有？”

徐进安：“是啊，李局长，我们忙到现在，一点进展也没有，你都知道什么，快告诉我们吧！”

李斌良不说话，拨开几人，双腿发软地向前走去。

几人互相看了看，急忙跟在他后边。

到了，就是这儿，对，昨天夜里，自己就是在这里遭受的袭击。

李斌良停下脚步，向前看去。

其他人也走过来，随着李斌良的视线向前看去。

前边的地面上，现场勘查留下的白粉还清晰可见。李斌良注目的地方，是一个人趴在地上的痕迹，这显然是自己了……不，是自己昨夜倒下的

痕迹。

可是，那是什么？那是怎么回事？

紧挨着自己倒伏的地方，还有一个用白粉画出的人体痕迹，痕迹中还有一些血迹。

这……

李斌良转过头，询问地看着其他人。

徐进安：“啊，这是那个人。”

“哪个人？”

“那具尸体呀！李局长，你不知道？”

什么？一具尸体，在昏迷的自己身旁……

徐进安：“李局长，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吗？”

关伟：“我们现在还没查到死者的身源，到底怎么回事啊？把你看到的都告诉我们吧！”

徐进安：“是啊，李局长，你到底知道什么啊……”

“行了行了，”黄淼走上来，“你们就别问了，李局长要是知道什么还能不告诉你们吗？李局长，你能不能挺住，要是能挺住，知道什么就告诉他们。”

李斌良慢慢摇摇头：“我什么也不知道。”

“这……怎么会……李局长，当时你什么也没看到吗？”

“没有，那个人，是从后边袭击的我，然后我就昏迷过去了。”

“你没看到他的脸吗？”

“没有。”

“他为什么袭击你？”

“不知道。”

“你为什么在那种时候来这里？”

李斌良眼睛盯着徐进安和关伟，只觉得两张面孔在他眼前晃来晃去，难以看得十分清晰。他沉了沉说：“不知道。”

“什么……”

四个人都是一愣，黄淼凑上来。

“李局长，你为什么来这里也不知道？”

“对，我什么也不记得了。”

这……

四人面面相觑。

徐、关二人互相看看，轻轻吐了口气，现出失望的神情。

关伟：“这可怎么办，李局长，你想想，你当时……”